



**李承鹏**  
著名足球记者、评论员，1968年生于新疆，1990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曾任《成都商报》体育部主任，现就职于《足球报》，任专题部主任。  
出版书籍：足球评论文集《手起刀不落》、《左一刀右一刀》，爱情小说《你是我的敌人》



《寻人启事》  
李承鹏 著  
万卷出版公司  
定价:29元

## 谈写作

### 我就是一做包子的

李承鹏曾这样描述足球评论：“与足球比赛一样，它本身应该是好看的，有激情的，有想象力的，不可捉摸的，它应该像罗纳尔迪尼奥打入英格兰大门的那枚入球——多年以后，希曼还在苦思冥想：这个球究竟是传还是射？”

“好看的小说，也是要美，有想象力，不同的人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自己。其实大家看小说是为了寻找自己，想看别人的话可以看社会新闻。小说虽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，但你总是想在里面寻找自己的影子，或者找你想做却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。做英雄，有时候是坏人。”

出了两本小说，销量也算得上畅销标准，李承鹏却拒绝称自己为“作家”。“我就

是一做包子的。好多作家写不出好玩的小说吧，就写得让人看不懂。你不好意思说我不懂啊，就评价说很深刻，体现了后工业时代都市人类的困惑什么的。其实写的全是小镇的人。为了藏拙就写得特别搞不明白。就像有些人不会写字，他就说自己写得是‘狂草’。小说其实不高深。小说和包子一样，不要把包子整得很高深莫测，包子可以解饿，早上起来吃着填了肚子，味道还特别不错。这就行了，说实话，谁比谁深刻一点呢！”

这“包子师傅”每回答售都特高兴，“那么多人爱吃我的包子。这事挺好玩的，包子还得一直做下去。”而且以后还不光只做一种包子，推陈出新，汤包水煎包，有的包子最后发展成了锅贴，有些发展成了馅饼，这些都是李承鹏努力的方向。

### 作家，三教九流的朋友都该有

中文系科班出身，李承鹏总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人强调这点。当年咱也是一文青啊。

“你想啊，那时候80年代末，谁都得写诗啊。不会写诗的人泡妞不行啊。”那时候他最爱贾平凹，觉得他是“乡土作家里唯一能写出神神怪怪感觉的”一人。后来又迷上了武侠，漏夜读金庸古龙。“原来还特别喜欢余华，后来连余华都有点乡土作家了。特别《兄弟》下部，上部我还能忍住，下部就完全不行了。”

“现在别人小说也看啊。喜欢韩寒的，安妮宝贝的现在也觉得好玩。张悦然看得很少。郭敬明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他写的，所以不敢说是否喜欢他。”

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的，是“好多作家没有一种人文精神，从不关心老百姓在干什么”。

“郭敬明抄袭的那个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，讲在三里屯的生活，豪华包间，撩开金丝绒的布帘。哈哈。我是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在三里屯泡吧，一直泡到后海，所有包间绝不会有金丝绒的布帘。这关于都市的生活，抄都没抄对。”

“现在好多作家不看什么书，又没有生活。做生意没本钱，还看不起老百姓。作家是演员，是服务员，最好的作家就是该不务正业，三教九流都该有朋友，可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，否则你怎么去观察民情啊。”

## 谈足球

### 足球对我像一个痰盂，一个夜壶

“中国足球需要调侃它，幽默它，把它整得很好玩。比赛本身其实一点都不好玩，这其实也是在锻炼我的文字。”

谈到足球，李承鹏长叹了一口气。“其实一开始是对足球有感情的。”这样打开了话匣子。

第一次看足球比赛，是1982年，十几岁。“是一种初恋的感觉，接着很激情，后来完全成了亲情了，再后来就成了‘怎么能这样呢’，骂它，再接着是骂也懒得骂，就调侃它，最新的一个阶段是觉得我和它是有交情的。”李承鹏说，这就好比有时候身边有个特别烦的人，做着特别烦的事儿，但相处了十九年了，再不喜欢，也变成了一种习惯。“就像是一个痰盂，一个夜壶，用了十九年了，有一天突然不在了，就很别扭，有些老人碰上火灾第一个抢救的就是夜壶，很有意思的。何况我觉得中国足球是所有行业里最可爱最纯洁最有趣的，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娱乐。又发明了球霸，又腰肌这些说法。我真觉得它是我的宝贝。那天我跟足协的一个主席说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没有你们，中国老百姓该有多郁闷啊。”

也曾撻下狠话：再不写足球了。恨得要

命的日子过了，现在是“可以当成一个社会杂文来写，就像写周老虎、中国石化那种感觉，非常愉快”。

“中国足球和文坛一样，充满了伪专家，假装自己很高深莫测，这在四川话是装神，武汉话叫假仙，北京话你也知道。”

### 我们指着中国队说这是未来的世界杯冠军，你也觉得很好玩

最近足坛变动颇多，高洪波成了国足主帅，上任的发布会上表示要努力带领国足闯进2014年世界杯32强。对此李承鹏嘿嘿一笑：“这么说吧。从理论上讲，我们每个人的头顶都可能被馅饼砸着，都可能中五百万大奖、娶到绝世美女、成为李嘉诚、比尔盖茨。当然从理论上讲中国队也有可能拿世界杯冠军，不要说32强了。作为一爱国人士，我希望国足能打赢世界杯。”

“91、92这个年龄段，全国可选的能进入国字号踢球的只有一百多个孩子。别人是一百多万个孩子，你凭什么说能打进世界杯，你能拿好成绩？”

“一个穷人，你不要说我进城要吃满汉全席，要住五星级酒店。这理论上是存在的，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但这样有意义吗？你只要把活干好，而不是说表忠心。

“历届主教练，比如说施拉普纳以前说要有豹子精神，结果他像兔子一样逃跑了。徐根宝说不要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，他还没看到就下课了。朱广沪说要发扬疯狗精神，结果后来被打成死狗了，只有死狗精神。朱广沪还说我们要学切尔西，半年以后又说我们要学巴萨，就连切尔西和巴萨的球员都不敢半年又学切尔西又学巴萨的。沈祥福说我们后场要学意大利，中场学巴西，前场学荷兰，你会觉得很搞。我们当然希望国足拿世界杯冠军了，恨不还拿最佳球星、头号射手。但说这些没有用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青少年基础，没有好的体制，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尊重民意，你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口号的，这不是浪费口水嘛？不过，我们指着中国队说这是未来的世界杯冠军，你也觉得很好玩。”

### 我就是经常来你们家窜场子的那周伯通

在大批了一帮子人之后，李承鹏话锋一转，表扬起了好友韩寒：“好些人说韩寒怎么怎么不好。其实韩寒特别好，一点不叛逆，还彬彬有礼，很有文化。有些人是自己不懂，还没看过他的作品就来评价一通。相反另一些花样美少年作家要整容要化妆，

真太好玩了。我发现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来自火星。这也是我特别热爱生活愿意活到93岁的原因。”

“我和韩寒其实很主流的，对生活充满了热情，经常觉得很多事情很好玩就忍不住要写，不写也是可以的，写也挣不了钱，压力还大。我们是热爱生活才调侃。我也很享受和朋友相互调侃。韩寒的足球技术听说还不错，但一直没机会和他切磋，不过据说他是闷头自己带球，特设集体主义，进我的队肯定要天天骂他，这踢法也太山寨了。他也调侃我。我改装了个越野车，他就说越野车这东西就是假装豪迈的。哈哈。”

这时李承鹏一脸憧憬地望着远方某处：“我最大的理想啊，就是68岁的时候还带着我的老哥们在海边的一木屋酒吧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穿着比基尼的美女。这老不正经的形象我觉得特别幸福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暗自这么想，就不好意思说出来。”

“我的第一本小说现在卖了8万多本，这本应该也不会差。你们就千万别把我当作家，我就是经常来你们家窜场子的那周伯通。”